

世界华文

小说篇

诗歌篇

戏剧曲艺篇

科学文艺篇

儿童文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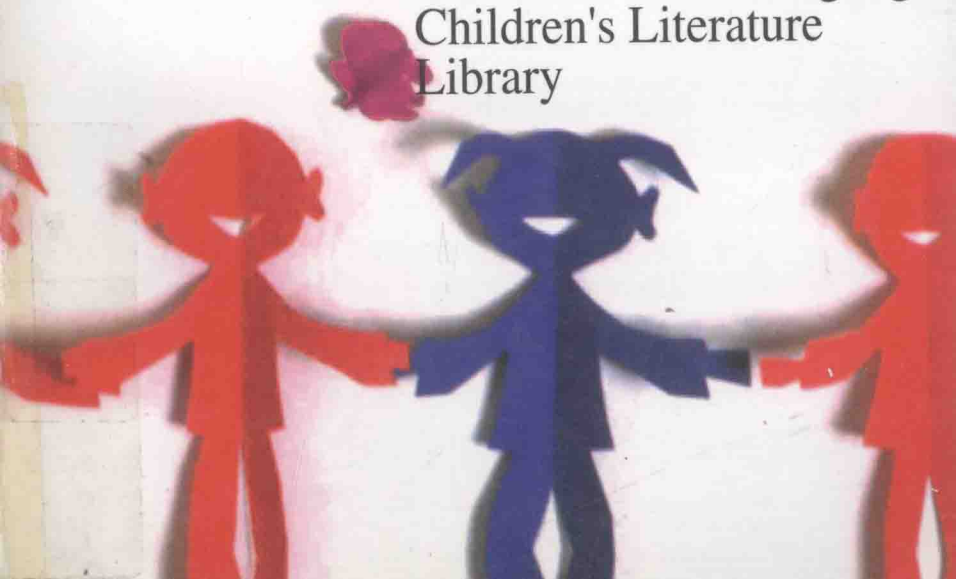
大系

王泉根主编

开明出版社

下卷

World Chinese--Language
Children's Literature
Library





世界华文儿童文学大系

(下卷)

World Chinese-Language
Children's Literature Library

王泉根主编

开明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04

责任编辑: 闪 华、阎 崑

封面设计: 马晓光

版式设计: 沙 蓬

世界华文儿童文学大系

主编: 王泉根

出版: 开明出版社(北京海淀区车道沟 8 号)

发行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印刷: 新蕾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大 32 印张 39.75 字数 1300 千

印数 1—5300

版次: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7-80077-307-8/I·6

定价: 精装 76.00 元; 平装 54.00 元(上、下卷)

(台湾) 陈启淦

阿辉的一天

早晨的阳光灿烂耀眼，照得大地一片金黄亮丽。

阿辉慢慢地走在柏油路上，海风迎面吹来，带着咸咸的味道，他希望路上不要遇上熟识的亲戚、同学，以免会尴尬。他的目的地是野柳，这个台湾出名的风景区就在他们村子附近，对他来说简直像自己家的厨房一样熟悉。

他抬起头来，看看天空上那颗火球似的太阳，心里盘算着：这么好的天气，游客一定很多吧？今天收获一定不少吧？

路上的车子渐渐多了，平日冷冷清清的道路上，一到了假日就车水马龙，十分热闹。

阿辉抄个小径，翻过一个矮墙就到了。才八点多光景，已经有不少早起的游客光临了，花花绿绿的衣裳在蓝天碧海下晃动着，十分醒目耀眼，阿辉低头看看自己身上又旧又脏的学生制

服，真是寒酸极了。

在一群游客之中，阿辉无意中发现一个熟悉的人影，仔细瞧来，正是邻家的小吉。他穿着邋遢，足趿拖鞋，肩上背着一个木箱子，像个擦鞋童似的。他这身打扮，很容易让人从游客群中把他找出来。

阿辉停下脚步，想躲到游客身后去，他不希望在这里碰到小吉，可是小吉两道锐利的眼光已经看到他了，想躲也躲不了。

小吉走过来问：“嗨！阿辉，去哪里？”

“嗨！……”阿辉吞吞吐吐地说，“要去看风景。”

“看风景？别骗人了，野柳的风景你没看够？没看够的话，为什么平日不来，却挑个假日来和游客凑热闹？”小吉毫不留情地句句逼问。

“我……”阿辉舌头打结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“我知道，你要到桥下去赚钱，对不对？”小吉一副鬼灵精的模样，好像

什么事情都逃不出他的如来掌，“那儿的钱好赚，又不用本钱，像你这样两手空空地去，回家的时候口袋饱饱的。我卖烤鱿鱼就比较不好赚了，生意竞争得好厉害。”

“那你怎么不去桥下做没本生意？”阿辉问。

“嘿！说来难为情，我个子矮，抢不赢别人，只好自己认了。”小吉说。

“你一去！就怕生意被你抢光了。”

“放心好了，我不会抢你的生意，不过，你得当心点儿，今天有个高手和你竞争。”

“谁？”阿辉问。

“臭头贵仔。”

那个臭头贵仔以前生了一头癞痢，生疮流脓的看来很惹人生厌，现在他的癞痢早就痊愈了，可是臭头贵仔的绰号已经被大家叫习惯了。

“臭头贵仔身手快，你多了一个劲敌。”小吉说。

“没关系，我们是好朋友。”阿辉说。他和臭头贵仔以前是同班同学，常在一起玩儿，交情非浅。

“好朋友？到时候恐怕六亲不认了。”小吉说。

“不会吧？”

远远地来了一个背木箱的小孩子，小吉一眼看到就对他招手喊道：

“嗨！冤家。”

那个小孩子儿走过来，脸上写着疑惑说：“谁是你冤家？”

“当然是你呀！你没听说过同行是

冤家？没关系，我们离远一点儿，谁也不抢谁的生意。”小吉和那个小孩儿亲热地勾肩搭背。

一会儿，小吉对阿辉说：“喂！我们要先走了，祝你今天好运。”

“彼此彼此。”阿辉说。

奇岩怪石是野柳的特色，那些嶙峋突兀的岩石各有所似：有的像草菇，有的像桃子，有一对岩石很像烛台，屹立在海边；最出名的“女王峰”，活生生像是一个女人的铜像。这些石头恒久以来，就在那儿听涛声浪语，看海面夕阳余晖，好事的人们为它们附会了许多神话的故事，更增添它的神秘感。游客们摩肩接踵，为的是要一睹它的丰采。

阿辉走到了他的目的地了。

在这里，有两片岩壁对峙着，岩石上方有一条观光之道，是游客必经之地，一道水泥桥连接着两端。桥下是一个很深的水潭，潭水清澈见底，这里没有汹涌的海浪，没有强劲的海风，是一个形势天然的海水游泳池，附近的小孩子常常到这里来游泳。

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，游客喜欢抛钱给在水里游泳的当地小孩子。

在岩石上方和水泥桥上，站着许多围观的游客。

“喂！注意！”

桥上一个穿白色西装的游客，把

一个亮晃晃的硬币抛到空中，在阳光照耀下那枚硬币闪闪发亮，大家视线也跟着亮光移动。

钱币落入水中，在水边两个黝黑的小孩子立刻戴上蛙镜，像青蛙般潜到水里去。一会儿，一个小蛙人冒出水来，手上得意地高举着十元硬币，岸上的游客爆起一阵欢呼。

岸上有人高喊着：“喂！再来一回。”

一枚硬币在大家注目下，又坠入水中，两个小孩子迅即跳下水，“扑通！”“扑通！”水面溅起两朵水花。摸索了片刻，浮上来换气时两个人都是手上空空。

“再往前面一点儿。”

“再往旁边！”

“后面！后面！就在你的后面。”

围观的游客七嘴八舌地喊着。

两个小孩子再度潜入水中，一会儿的工夫，一颗湿淋淋的小头颅冒出水面，手中高举着他的战利品。

阿辉站在水边观看，心中犹豫不决。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来这里赚个外快，到了这里却又不想下水去。

他想到家里那只小狗，他常常拿一块骨头逗弄它，逗了好一会儿又将它扔得远远的，看到小狗气喘吁吁地捡回来，就有一种人类的优越感。如果我是小狗的话，一定不愿意为了一根骨头而任意供人戏弄消遣，宁可不去吃它。可是，曾几何时，他也是为了钱而来此供人消遣玩弄。

“阿辉，你也来啦！”臭头贵仔趁一个空档，走过来询问在水边发愣的阿辉。

“嗯！是呀！”阿辉答道。

“既然来了，怎么不下来呢？”

“我……”阿辉还在犹豫着。

“来吧！增加你一个人不嫌多。”

“扑通！”

“扑通！”

连续两枚硬币落水，臭头贵仔急忙转身跃入水中。

钱！钱！钱！多么大的诱惑呀！既来之，则安之。阿辉下定决心要下水了，他到旁边脱衣服，只着一件褐色的游泳裤。

他走到水中，先去适应一下水温。水浅的地方，海水被烈日晒得温温的，水深的地方却十分冰凉，温度相差很大。

“扑通！”

又是一枚亮闪闪的钱币掉进水里，阿辉立刻看准目标跳进水里，一阵凉意传遍全身。他在海水中搜寻目标，忽然感到脚趾头不对劲，他知道这是抽筋的现象，连忙划向岸边休息。

阿贵看到了，走过来问：“阿辉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脚趾头抽筋。”阿辉痛苦地说。

“我帮你按摩。”

阿贵在阿辉的脚趾头上揉揉搓搓的，阿辉心里很感激，臭头贵仔以前在学校就是以“鸡婆”而出名。

“真不好意思，害你少赚很多钱。”阿辉说。

“没关系啦！谁叫我们是同学呢！换了别人我可不管啰！”

在阿贵的按摩下，阿辉的脚趾很快就好了。

二

上面围观的游客越来越多，好奇心使他们停下脚步来凑热闹，甚至掏出口袋里的钱币来玩抛掷游戏。

阿辉开始有了收获，虽然不多，可是有了好的开始。

不久，又来了俩陌生的孩子，迎接他们的是三对怀有敌意的目光，水中的竞争者增为五个人，多两个人竞争，其他三个人收入要减少许多。

阿贵走过来，对阿辉说：“阿辉，你看看你的腿。”

“哇！”

阿辉看到自己的小腿肚上被割了一道长长的伤口，还流着鲜红的血，可是他自己却浑然没有察觉。海边突兀峥嵘的岩石上，有许多尖锐的棱角，常常会把戏水者裸露的皮肤割伤。

阿贵关切地注视着伤口说：“要不要回去休息？”

“这算什么？一点儿小伤而已。”阿辉回答。

他回家休息，他就少一个对手，口袋里的收入就会更多，我才不上当呢！阿辉心里忖测着。

“抹点儿口水能止血，听说蛮有效的。”阿贵说。

“没关系，已经不流血了。”

“口水又不必花钱买。”

阿贵用舌头舔着手指头，再用手指头去抹阿辉的伤口，看起来令人感到恶心，可是阿辉不好意思拒绝他的好意，只好任他抹擦了。

抹好之后，阿贵把自己的脚掌翻过来给阿辉看。

“你看看。”

呈现在阿辉面前的是一个可怕的伤口，凹凸凸凸的，看起来好怕人，奇怪的是阿贵走路、游泳都矫健如平常，看不出受伤的样子。

“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的？”阿辉问。

“前几个星期了，光着脚出去玩，不小心踢到一个破米酒瓶子，真倒霉。”

阿辉听了，手脚都酥软了，阿贵说得倒满轻松的，不当作一回事。

“你有没有去给医生看？”阿辉问。

“有啊！我到西药房搽了红药水。”

阿贵又说，“我搽了红药水以后，碰到一些小孩子，就对他们说：‘你看，我流了满脚的血。’他们还信以为真，有的人还吓得尖叫，你看好笑不好笑？竟然有人连血和红药水都分不出来。”阿贵的脸上漾着得意的笑容。

阿辉笑不出来，他说：“你应该去医院给医生看，如果破伤风就糟……”

“也许你不相信，我就是很好的医

生,那时候伤口里的玻璃碎片都是我
自己拿出来的,一些小碎片是用针慢
慢挑出来的。你看!名医也不过如此
吧!”

阿辉听了直起鸡皮疙瘩,他说:
“你今天怎么敢来这里?不怕它发炎?”

“这点伤口算什么。已经快要好
了,没关系。”阿贵不屑地说,“要不是
前天晚上洗澡时又浸了水,早该结了
疤。伤口在脚底下最讨厌了,老是碰到
水。”

“现在呢?还痛不痛?”

“不痛了。”

“真的不痛吗?”阿辉难以置信。

“只剩一点点痛。”

“就一点点痛?我不相信。不要逞
强,我送你回去,伤口浸水会烂掉,说
不定以后整只脚要锯掉,那就麻烦了。”

阿贵笑着说:“你不要吓唬人,哪
有那么严重?而且海水可以治疗伤
口。”阿贵停了一下又说,“难道你像那
两个小鬼一样,要哄我回去,好做独家
生意,是不是?”

阿辉听了,脸上马上变得很难看,
他生气地说:“真是‘狗咬吕洞宾,不识
好人心’。”

阿贵连忙说:“开玩笑的啦!不要
当作真的。”

可是阿辉怒气难消。

休息了片刻,阿贵开口了:“如果
你的脚不痛了,我们就下水吧!否则白
白便宜他们几个。”

阿贵牵着阿辉的手,把他从岩石
上一把拉起,两个人一起投入“战场”
中。

四

耀眼闪亮的钱币,多么迷人可爱,
虽然抛下来的金额不多,却让五个小
孩儿抢成一团,大家施展浑身解数的
功夫去抢,常常抢得怒目相视。

“扑通!”

又是一枚钱币落水,大家立刻戴
上蛙镜跃入水中。这次因为彼此距离
太近了,一跳水就你碰我,我碰他,大
家跌撞在一块儿,最后钱币落在臭头
贵仔手中。

阿辉没有捡到钱,又被阿贵撞得
晕头晕脑,心中十分懊恼,念在与阿贵
往日的交情上,只好忍耐下来。

不知怎么的,一个小孩儿和阿贵
吵上了。

“喂!喂!你真土匪,钱是我先捡到
的。”那个小孩儿横眉竖眼,怒气冲冲
地说。

“谁叫你捡到了不抓好,又让它掉
到水里去,我捡到就是我的。”阿贵不
甘示弱。

“我被你撞到,钱币才松手不见
的。”

“谁叫你不闪开,挡着我的去路。”

“混蛋!你以为你的个子大?”

“噢?你以为你能打赢?”

“……”

一场打架势难避免了，阿辉不愿多管闲事，只顾袖手旁观。他和阿贵不是同村，又是同学，照理说应该站在阿贵这一方，共同去对付别村的陌生孩子，可是奇怪的是他希望他们俩打得两败俱伤，然后两个人都被抬走，如此这里就会减少两名竞争者。

“打呀！打呀！”

“打赢的人有赏！”

上头的游客在喊着，有些人是惟恐天下不乱，希望能看到一些新鲜、刺激的事。

两个人真的打起来了，他们的体型差不多，谁都没有把握轻易击败对方，所以双方出手都很慢，打得不够剧烈，看的人觉得不过瘾。

“扑通！”

又是钱币落水声，三个小孩争先恐后跃入水中，阿贵和那个小孩儿也停止打架，立刻加入找钱的行列。

一场不愉快的冲突就此结束了，可是五个小孩儿之间的猜忌并没有结束。

五

今天的游客真多，一批离开了，一会儿又聚集了一大群人。游客中，有一位戴着太阳镜的青年，对他的同伴说：“小陈，你看，这门生意倒好赚，免本钱又稳不赔钱。”

另一位说：“怎么了！你想和那些小鬼们抢生意？”

“怎么？难道不行吗？难道这门生意还有年龄限制？”

“当然没有人限制你，只要你脸皮厚，谁管得着你？”

“好，老哥我就从这桥上跳下去给你看。”

“从这上面？你开玩笑。”

“打个赌怎么样？”

“好！一包长寿烟。”

“那么小气！我不跳，要跳就得一打啤酒。”

“好吧！一打啤酒。”

那个人拿下墨镜，脱下白色的西装外套。许多人看到精彩的好戏即将上场，都围拢过来看。他看到观众那么多，更是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。

在大家注目中，他纵身一跃，跃入一顷碧波大海，许多人更为他过人的勇气而发出惊叹之声。

“扑通！”水面冒起一大片水花，过了片刻，那个人冲出水面时，浑身湿透了。

在水边捡钱的小孩儿，都露出不友善的眼光瞧着这位刚刚落水的“大人”，说是大人，其实也只不过十八九岁的模样。同行本来就是冤家，何况对方是个强劲的对手，就凭他刚才跳水的身手，就可以看出他是水中高手，若是他赖着不走，阿辉他们全部都没得赚了。

一个小黑点儿似的钱币从桥上抛落下来，距离刚才落水的那个人不远，他注视着那小黑点儿，瘦瘦长长的手

臂张得大大的，他在水中移了几步，就稳稳地把那枚钱币接住，不必像其他小孩子还得钻到水中寻宝。

“怎样？漂亮吧？再来一个！”那个人对桥上的同伴喊叫着。

桥上的人喊道：“再来一个你就接不到了。”

桥上再飞落一个小黑点儿，这个小黑点儿离那个人好几步远，所以他不可能在落水之前接住，他只能像那些小孩子一样，潜到水中去寻找。

当他钻出水面时，手中扬着一枚钱币，岸上的游客爆起一阵掌声。他上岸后，衣服也不拧干，就这样滴着水走上去。

这些小孩子的威胁总算解除了。

六

太阳渐渐走到头顶上了，阿辉的肚子咕噜咕噜叫了，可是不想回家吃饭，金钱的魅力胜过一顿午餐，就忍耐点儿吧！其他的小孩儿大概和他有同感吧！都不想回家吃饭。

最先来的那个小孩儿终于忍耐不住了，收拾好东西，穿上衣服回家去了。

剩下四个小孩儿，各怀鬼胎，他们之间的利害冲突很大，少一个人竞争，自己将赚得更多，每个人的心中都这么想。

阳光十分猛烈，晒了四五个钟头，阿辉的头感觉晕晕的，可是他不在意，

住在海边的人，最亲密的朋友就是阳光与海水。

“扑通！”一枚钱币落水，四个小孩儿在水中寻觅，最后落在阿贵手中。阿贵把那枚钱币放在岩石的罅缝中，阿辉看到了，跟着走过来。

“贵仔，那些钱是我放的，你的钱怎么放我这里？”阿辉问道。

阿贵指着岩石上的一个洞眼说：“我本来是放在那个洞的，后来放满了就放到这边来。”

“这个洞是我先放的，我已经放了好几块在里面。”阿辉的表情很不高兴。

“这些钱都是我放的，你放的不知道在哪里呢！”

“你真糊涂。”

“胡说！这些明明是我的钱。”

“你——强盗。”阿辉气极了，脸色涨得红红的。

“你才是呢！”

两个人像是准备相斗的公鸡一样，僵持了一会儿，阿贵让步了。

阿贵说：“好吧！我不和你争这些，就算送给你吃药的。”

阿贵说完，就把那些钱币扔在岸边岩石上，然后撇过头去，不屑一顾地走开，又继续他那抢钱的工作。

一个个圆圆的硬币，散了一地，有的慢慢滚，滚到岩缝里，滚到海水里，阿辉顾不得满肚子火气，手忙脚乱地捡钱。

阿辉感到上面的游客都在看他，

一道道的目光像利箭，都射在他那赤裸裸的背上，他觉得好难堪。他发誓，以后不再和臭头贵仔讲话。

七

中午过后，太阳躲起来了，天空不知从哪儿飘来片片乌云，隐隐约约还听到打雷声，不久果然下了一阵“西北雨”，把游客都赶光了。

大桥下抢钱的小孩子们，看到没有生意了，各自收拾收拾，穿上衣服回家去了。

阿辉穿上被雨水打湿的衣服，慢慢走回家去。他摸摸沉甸甸的口袋，脸上浮现出满意的笑容。雨过天晴，天空呈现出一幅美丽的水彩渲染画，他仰头仁足欣赏，大自然的画家真是神奇。

他想起了臭头贵仔，以前他们常常在海边的岩石上欣赏雨后的天空，阿贵现在不知道会不会停下脚步来欣赏？还是匆匆地回家去了？

以前他常和阿贵在一起玩耍，十分快乐，谁都没有心计，谁都不使坏心眼。早上他刚来时，脚趾头抽筋，以及被岩石割伤，阿贵都十分关心他，照顾

他，可是为了钱，两个好朋友却反目成仇了。

他想起早上那个小吉讲的话：“好朋友？到时候恐怕六亲不认了。”真的被他猜中了。

他的脑海里思绪纷乱，心情沉重，和他口袋里沉甸甸的钱币一样重。

走到大门口附近，他看到一位老乞妇，拿着一个旧便当盒，向路过的人行乞。

“少年郎！可怜可怜我这个老太婆。”

真扫兴，阿辉快步离开这个老乞丐。

“咍——”一位游客丢下一枚钱币，金属相撞的声音非常响亮。

忽然，阿辉有一个冲动，他折返老嫗面前，两手伸进裤袋里，把身上的钱币全部掏出来，便当盒“咍啷啷啷”响，如雷雨骤至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老太婆睁大惊讶的眼睛，干瘪的小嘴合不拢来。她正奇怪，今天财神爷怎么化身为一个少年郎？

吹着口哨哼着歌，阿辉感到轻松多了。

西北雨

一

刚刚还挂在天空的大太阳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躲藏起来，蔚蓝的天空飘来几片铅灰色的云。

“阿发，看样子——待会儿会下雨。”添旺仰着头看天空的云，担心地说。

“我们赶快走。”阿发说。

两个男孩儿从溪水中走上岸来，浑身滴着水，他们迅速擦干身体，匆匆地穿上衣服，走回家去。

“最近的天可真怪，每天下午总会下一阵雨。”阿发说。

“你真笨，这叫‘西北雨’，‘这雨来得正是时候……’”添旺大声唱着。

“你快要淋成落汤鸡了，还有心情唱这种歌？”

“本大人不会那么倒霉的，在它淋下来之前，我早就回到家里了。”添旺迈开脚步，越走越快。

“那很难说哟！”阿发也跟着速度加快。

“一点儿都不难说，咱们骑马看歌

本——走着瞧吧！”添旺得意地说，其实心里暗自着急，万一这阵雨来得很急，希望能找到地方避雨。

阿发笑着说：“只有你是骑马看歌本，别人都是骑驴看帐本。”

“嘿！我偏偏喜欢骑马看歌本。”添旺说，“骑驴多蠢，我不喜欢。帐本我不懂，我喜欢流行歌的歌本。”

天空浓云密布，远方雷声隆隆，两个男孩儿快步向前走着。

二

中午的时候，火伞高张，天气闷热难当，添旺提议到山里的小溪游泳，他邀了很多同伴一起去，可是有的人嫌路远，有的人因为大人不允许，结果只有阿发和他结伴去泡水。

其实阿发的父母也禁止他去小溪游泳，可是受不了溪水的诱惑，加上添旺再三怂恿，趁着父母都不在家，偷偷地溜出来。

那条小溪去年淹死了两个小孩儿，相传溺死鬼必须找到替身，才可以去投胎转世，所以村子里的大人都严

禁小孩子到那条小溪去，可是小孩子们大都不信这一套，常常背着大人去泡水。

从村子到小溪大约有两公里远，唯一的道路是一条崎岖不平、忽高忽低的小径。这条小径不适宜骑脚踏车，只能靠两条腿走路。

除了这条山径之外，还有一条轻便车道，算是最短的捷径。所谓轻便车就是矿区里的手推车，又叫蹦蹦车。矿工们挖掘出了煤，经由工人推着轻便车送到村子里煤矿公司集中处理。

村子里的男人，十之八九是在当矿工的，阿发的爸爸如此，添旺的爸爸也是。煤矿不曾带给村民富裕的经济，但是维持着大多数村民的基本生活。

轻便车道上只有两条薄薄的铁轨，非常简陋，经过长久的风吹雨淋，剥蚀得十分严重。阿发的爸爸常常说，矿场的老板舍不得花钱保养更新，早晚有一天会出人命的。

阿发曾经坐过一次轻便车，那是一次十分刺激的经历，想起来还心有余悸。那次是爸爸带他到矿坑附近找人，回家的时候就搭上别人的便车。

车子忽而上坡，忽而下坡。上坡时，矿工浑身肌肉小腿肚隆起如小山，使尽力气推车。下坡时就站在车上，车子顺坡溜下，不费吹灰之力。在坡度较陡的地方，车子风驰电掣般地飞奔，那种滋味比在儿童乐园坐云霄飞车还刺激。

“阿发，我们走轻便车道回去，好

不好？”添旺提议。

“不行，那太危险了，爸爸再三交代过，千万不能走轻便车道。”

“你爸爸呢？他又没跟在你后面，怕什么？”添旺说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轻便车道并不宽，只能容一部轻便车通过，两旁有山壁、巨岩、树叶，更可怕的是还有悬崖，车子来时不易闪避，以前就曾经有个小孩儿走这条路，结果为了闪躲轻便车而掉进溪谷。

“你看！大雨马上就要来了，如果不走轻便车道，就没办法在大雨之前赶回家。”

“我怕……”阿发好担心。

“怕什么？只要耳朵竖高一点，眼睛睁亮一点，就不会有危险的。”添旺拍拍胸膛说，“有我在，尽管放心好了，我走过三次，连擦破皮都没有。”

阿发抬起头来看看阴暗的天空，只好同意了。

三

走在轻便车道上，阿发提心吊胆，不时前瞻后顾，惟恐发现车子的踪迹。

“阿发，走快点！”添旺催促着。

“添旺，是不是——有车子的声音？”阿发神色紧张。

添旺停下脚步，仔细听了一下，说：“没有，你不要疑神疑鬼。车子的声音很大，听到声音只要找个较宽的地方避一下，就不会有事的。”

两个人继续走着。糟糕！稀稀疏疏的雨丝飘下来了，阿发心头一惊，加快了脚步。

才走了几步，雨势很快变大，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打雷声。雨滴打在身上，就像被小石子打到一样，两个小孩儿拔腿快跑。

“阿发，前面有个山洞，快！”添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“山洞？危险哪！”

“可是没有别的地方躲雨了，再不去会淋成落汤鸡。”

“不行啦……”

阿发不由自主跟着添旺跑，不久就跑到山洞口，那里果然淋不到雨。

这个山洞是轻便车的隧道，长约三四十公尺，并不算很长，可是隧道里弯弯曲曲的，阳光照射不到，进到里面伸手不见五指，连方向都拿不准，步履也踏不稳。

矿工们推车进入隧道之前，都要吹哨子为信号，发现对方来车时，空车的那一方要把轻便车推离开轨道，等到对方车过去之后再上路。

滂沱大雨来得急，去得也快，不久天空就放晴了。

阿发看看黑黝黝的山洞，一股恐惧感油然而生。

“添旺，我们走原来那条路回去，好不好？”

“胆小鬼，这个山洞并不长呀！我走过好几次了。这样吧！你牵着我的手，我们跑过去。”

阿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跟着添旺穿过黑漆漆的山洞，还好，没有听到轻便车的响声。

四

走出山洞，眼前豁然开朗。刚被大雨洗礼过的山区，看来格外清新，天空像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画。

“阿发，快来看。”走在前面的添旺大声嚷道。

阿发心头蓦然一惊，赶紧跑过去看个究竟。一看，轻便车道的路基塌方了，铁轨弯折了，这一定是刚才那场西北雨惹的祸。崩毁的地方，一边是出山洞口不远的急陡坡，一边是溪谷和巨石。阿发记得上次坐轻便车时，这一段路最刺激。车子出了山洞不久，眼看车子要冲进溪谷了，陡然一个转弯，又平平安稳稳向前驶去。

“哇塞！可以媲美唐山大地震了。”添旺说。

阿发忍不住笑起来。“太离谱了吧！”

天空又飘来了雨丝。

“阿发，我们快走，找个地方躲雨。”

“不行……”

“喔！我知道了，你想留在这里看热闹，看看哪一个倒霉鬼推着车子冲进溪谷里去，对不对？我教你一个办法，回到家里以后，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，不消半个钟头，听到村子里的欧巴

桑哭得死去活来，毫无疑问的，就是她的老公掉到河里洗澡了。”

“添旺，你阿爸也是矿工，万一掉进溪谷的人是你阿爸，你会有什么感想？”阿发说。

添旺脸色转怒道：“闭上你的乌鸦嘴，我爸爸不会那么倒霉的。”

“即使不是你爸爸，也不能见死不救呀！”

“我管不了那么多，我要赶快回去避雨。阿发，你如果不马上回家，你阿爸会知道你偷去游泳的事，又走轻便车道，罪加一等，你会被你阿爸打个半死。”添旺说完，就快步离开。

阿发犹豫不决，留在这里可以通知矿工注意，或许可以挽救一条人命，可是留在这里势必东窗事发，两条大罪加在一起，难免要挨一顿打。

他想起一年前，住在隔壁的阿万叔推轻便车时，被山上的落石打中，当场死亡，阿万婶哭得呼天抢地，令人看了鼻酸。还有，在他更小的时候，矿坑里爆炸，好多家属对着覆盖白布的尸体大哭，他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

正在回忆的当儿，耳边传来隆隆的声音——那是轻便车在奔跑的声音。他心头一惊，不幸的事情眼看即将来临了。

他不再犹豫，拔腿就往上跑，希望能在推车人未到达这段陡坡之前通知他。倘若到了这里，煞车不易，一场惨

剧势必难免，推车人非死即重伤。

阿发脱下衣服，边跑边挥着上衣，大声喊叫：“喂！停下！喂……”雨声淹没了他的声音，使他声嘶力竭的喊声，听起来十分渺小。

“喂！停下！”车声隆隆前进着，阿发也拼命跑着。

终于，车子逐渐停下来。

阿发跑过去通知推车的矿工，一看却愣住了，那个人正是他爸爸。阿发的父亲满脸惊奇，他惊奇有人在雨中挥衣呼叫，更惊奇的是那个人是他儿子。

“阿发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“阿爸——前面——前面路塌了，铁轨坏了。”阿发上气不接下气。

“真的？”阿发的爸爸激动得流出眼泪来。他看看地面上，车子再往前推三公尺就到了急陡坡，到了急陡坡就不容易煞车了，他幸好与死神擦身而过。

“阿发，你救了阿爸一条命。”说着，就把阿发拥在怀里。

阿发仰起头来，看到爸爸的脸上布满雨水和泪水。

作者简介：

陈启淦，台湾云林人，生于1955年。高中毕业后任职台湾铁路局。出版作品有《小邮筒》、《鱼儿水中游》等8本，曾获洪建全文学奖、高雄市文艺奖、荷兰儿童文学奖等。

(台湾) 陈玉珠

露珠里的妈妈

暖洋洋的阳光，透过栏杆，透过窗玻璃，却被厚重的窗帘挡住了。

美如窝在被窝里，已经睡不着了，可是想到这么美好的星期日，她就懒得起床。她闭着眼，回味一夜的梦境。

“唰——”一声，妈妈不知几时走过来的，伸手扯开窗帘，阳光立刻照亮满屋子，直射着美如的眼睛。

“哎呀，太亮了！”美如皱起眉头，拥着棉被向内转身。

“你这才知道太亮了？几点钟了还不知道？”妈妈的拖鞋噤里啪啦地在屋子里到处响着，大嗓门儿哇啦哇啦吼着，美如睁开眼睛，看见弟弟已穿戴整齐，站在她书桌前乱翻。

“不要乱动我的东西！”她把肚子里的怒气向着弟弟发泄。这个不知好歹的小鬼，竟敢摸我桌上的东西，等一下数学要是做不出来，就都是他害我的！美如想着，顺手把棉被一掀，坐了起来，伸开双手，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。每回受了妈妈的气，她就“顺位”把气出在弟弟身上，把弟弟惹哭了时，妈

妈会更大声——管她的，妈妈就是那个样子，这个管，那个骂，什么事都要管，什么事都要骂。爸爸有时帮着她，有时不也是劝她少操烦，尤其是……

“说她两次就够了，又不是3岁孩子，早就听得懂了，让她学着管管自己吧！”爸爸不是这样说过吗？妈妈老嫌她太不像样，自己的房间放得乱七八糟。可是她自己有个标准，“乱中有秩序”，看起来虽然乱乱的，其实那才方便哪！

“美如，快起床啦！女孩儿家，勤快点儿，今天好好地待在家里，把房间整理整理。早餐吃过了要收拾一下，过中午爸爸就会回来。”妈妈边念叨边收拾美如挂在床头的一大堆衣服。

“咳，讲得嘴皮都干了，嘴都酸了，衣服不要一件接着一件拖出来，该洗的拿到浴室去，压在床头，不怕发霉呀？”

拎了几件衣服出去，妈妈的声音又飘进来：“洗衣机里的衣服，等会儿记得拿出来晾一晾，我晚饭后才会到

家,你记得天黑前收衣服——顺便折叠好放到衣柜去啊,不要整堆堆在床上——咳!真叫人操心,都这么大了,什么事没交代到,你就不会做。没看过这么懒的女孩子……好生勤快点儿,别说是替妈分劳,能叫妈少操点儿心就谢天谢地啦……功课认真做啊,别只顾看电视……客厅里那些书报顺便收拾收拾……阿弟,快点儿,别误了车子……美如啊,小心门户哪……”

匆匆地,像一阵龙卷风,妈妈带着弟弟出去了。大门“咔嚓”一关,屋里霎时冷清起来,美如这才完全清醒。唔,对了,妈妈昨天交代过,外婆身体有点儿不舒服,她要回去探望一下,爸爸今天还要加班,所以留她看家。

真讨厌,到哪里去都带着弟弟。美如脸都没洗,又躺回床上去。屋子里清静了,妈妈那些叽哩呱啦的声音好像仍在耳畔回响。

“整理啦,收拾啦,别忘了啦,记得啦,呼,呼,烦透了,什么都要管,什么都爱念叨,唠唠叨叨的,呼!不在家才好,大家通通出去才够静!”

她愣愣地瞪着天花板,直躺到肚子“咕——”地叫了一声,才起床胡乱梳洗一下。

煎香肠、白菜、荷包蛋、肉松、脆瓜、烤土司、牛奶、甘薯稀饭……早餐真是丰富,美如却偏偏想喝豆浆,吃烧饼。

“今天是星期日,妈妈又不是不知道!”她敲了一下饭桌,看那么些碗盘

都吓了一跳似的跳起来,心里才觉得好过一点儿。这种事真是奇怪,每天早餐都不如人意,想吃粽子时,妈妈却准备了干饭,想吃干饭时,妈妈却准备了豆浆油条,想吃豆浆时,妈妈却准备了稀饭,想吃稀饭时,饭桌上却是土司牛奶……有时妈妈在前一天晚上会问大家隔天早餐想吃什么。真是傻事,谁会知道呢?现在以为明天早上想吃炒饭,明早看见炒饭,却不想吃,只想喝牛奶。那有什么办法?

纱网往饭桌上一盖,美如拿了20元,准备到隔街巷子口去喝豆浆。

开了大门,迎面一片闪耀的绿,院子里的草木,绿意盎然,水珠反射着金色阳光,想是妈妈不放心交给美如去做,出门前就又浇了水吧?美如环视所有的绿色朋友,一棵棵精神抖擞地挺立着,心情不由得好了一些,推开红木门时,不觉吹起口哨来。

“嘘嘘——嘘——”妈妈一天不在家,我就可一天当王;管家婆一天不在家,我就得一天清静;宝贝弟一天不在家,我就得一天轻松……越想越开心,口哨声吹得越响亮……

“大姐姐,早安!”银铃般悦耳的声音传来,美如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跟她打招呼,她四面张望,巷子里只有她一个人。

“大姐姐,我在这里!”声音又响起,她抬头一看,哦,灰色的二楼栏杆那儿,一个大眼睛小女孩儿在招手。好可爱,新搬来的人家,已经搬来好几天